

循部考穴——

日本針灸書《經穴彙解》圖像的身體展演

■ 張哲嘉

經絡是中國身體觀的核心觀念，生命基本的氣血在此通行；穴道則分布在體表的經絡之上，乃是針灸與按摩治療的主要著力點。唐代名醫孫思邈（581-681?）說：「將欲指取其穴，非圖不可。」針灸圖實乃醫學實踐不可或缺的工具。宋元以後，繪圖多以穴道搭配經絡，混同經絡圖與腧穴圖遂成爲主流。針灸之學東傳日本，到了江戶時期（1603-1868）大放異彩，日人不但在學理上推陳出新，更以獨特的視覺美學，呈現出嶄新的身體展演方式。

《經穴彙解》的時代背景

晚清目錄學家楊守敬（1839-1915）的「觀海堂」藏書中，包括大量從日本蒐購而得的善本。楊氏身後，這些典籍為國民政府所收購，如今成為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珍貴館藏。其中醫書數量最多，又能彌補原有院藏所不足，乃是亮點之一。世人多將注意力放在宋、元、明的孤本或善本，但是日本人的著作，也有不少值得重視。此次「身體展演——從歷史圖像看身體之謎」展覽所選出的《經穴彙解》（1807序刊），就是江戶中期頗具特色的針灸著作。

六世紀中葉，上古針灸經典《甲乙經》傳入日本，文武天皇（671-701在位）落實仿唐制度，在政府中設置「針科」，傳承針灸教育。日本現存最早的醫學著作為《醫心方》（982），作者丹波康賴（912-995），就是一位「針博士」。後來一度因朝綱失墜而衰落，到了十六世紀，明代的針灸術被介紹至日本，元末明初針灸大師滑壽（1304-1386）的《十四經發揮》（1341），成為日本最流行的教本；明末張介賓（1563-1642）的《類經圖翼》（1624）也有相當的影響力。在幕府將軍的鼓勵下，針灸在江戶的普及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盛況，成為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有甚者，江戶時代的針灸師匠提出了一些有別於中國的學說，而且還發現若干前所未有的穴位，開展出獨特創新的一面。《經穴彙解》這本書就是在這個大環境之下的產物。

《經穴彙解》全書共八卷，卷首有享和三年（1803）的作者自序、以及多紀元簡（1755-1810）在文化四年（1807）的序言。多紀元簡是江戶幕府的醫官，在考證學有很深的造詣，可說是當時醫學學術的權威，本人也有針灸著作《揆穴集說》，對經穴也有深入研究。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經穴彙解》是嘉永七年（1854）

叢桂亭重刊本。

本書作者題名原昌克（1753-1820），江戶中期名醫。昌克是他的原名，字子柔，後世一般以他的「號」，尊稱為原南陽。原南陽出生於水戶藩（今茨城縣中、北部）的醫生家庭，他的世系出自戰國時代甲斐國（今山梨縣）名君武田信玄（1521-1573）的大將原昌俊（?-1549）。織田信長（1534-1582）滅武田氏後，大肆捕殺舊部，德川家康（1543-1616）則是儘量予以保護收容，原家的子孫在這樣的情況下逃離故鄉，投靠德川氏，後來被分配在家康幼子的封地水戶藩安置。然而，到了原南陽的祖父這一代，原家已經改以行醫為業，他的父親曾出任藩主的侍醫。

原南陽長大之後離開故鄉，前往當時的學術中心京都遊學，投入賀川玄迪（1739-1779）與山脇東門（1736-1782）的門下習藝。賀川家是婦產科的重鎮，而山脇家則是內科的名門。兩者都不喜談空虛的理論，強調須用手技直接探察患者身體的虛實，對後來的原南陽影響深遠，但是他剛結束學業時，並沒能得到這兩位老師盛名的庇蔭，不能以醫師這個職業立身，流落到幕府將軍所在的大都市江戶（今東京）生活，以按摩與針灸勉強餬口度日。

學有所本，其來有自

在江戶時代，按摩與針灸大多是由盲人來提供服務，並非醫師所必修的技能，甚至於被某些菁英醫師視為「賤技」。但是，原南陽所從學的這兩位大師剛好都是例外，可見他擅長這兩種技術是其來有自的。

賀川玄迪的養父賀川玄悅（1700-1777）出身農家，先從事按摩與針灸，後來再自學婦產科（圖1）。因此他沒有受到太多學理的束縛，



圖1 賀川玄悅肖像 取自《維基共享資源》：<https://reurl.cc/W0dN7Z>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5年2月26日。

長久累積的按摩經驗反而成為獨門的絕技，讓他磨練出對人體的敏銳觸感，從而發想胎兒在母體內應該是「上臀下首」，他是世界史上最早闡釋正常胎兒體位的婦產科先驅，有《子玄子產論》（1765）、《產科圖說》（寫本未刊，成書年不詳）等書傳世。此外他還發明了助產鉗等多種醫療器械，一生挽救難產母子無數，是日本傳統產科的奠基者。玄迪繼承了玄悅的醫術，並將其知識體系化，確立所謂的「賀川流產科」。父子二人都重視用觸覺來診斷，賀川玄迪的名著《產論翼》（1775）第一篇就強調：在婦女懷孕三、四個月時使用「按腹」的手技，可以早期察覺隱藏的鬱氣，有效預防未來發生害喜時噁心、嘔吐等流弊，乃是「產科所用諸手法之本源。」除此以外，這個方法對一般患者也頗為有用。以手指按摩並感受人體是賀川一門的基本心法。

山脇東門的父親山脇東洋（1706-1762）乃

是鼎鼎大名的「古方派」泰斗。所謂的古方派，宗旨是尊漢代《傷寒論》的療法為醫學的正宗，重視實地觀察，按撫腹部正是其診斷的招牌之一。山脇東門則是曾跟荷蘭文翻譯家吉雄耕牛（1724-1800）學過西洋刺絡放血法，也盛讚過針灸工具三稜針的療效，兼通東西方的醫學，因此後人把山脇東門歸為「漢蘭折衷派」。

山脇一門的另一特色是具備「解剖學」的家學淵源。山脇東洋最有名的紀錄是日本史上第一位取得政府許可並且實地解剖受刑死囚的醫師，並將所見繪成《藏志》（1759）一書，據此批判中國的五臟六腑學說，是日本實證醫學的先驅者（圖2）。山脇東門繼承父志，曾親自參與解剖女屍，有《玉碎臟圖》（1771）傳世。在老師的影響下，原南陽在《經穴彙解》書中透露他曾經動手剖剖以便觀察人體的肋骨。同屬山脇門下的小石元俊（1743-1809），在閱讀了最早刊行的西洋解剖學譯本《解體新書》（1774）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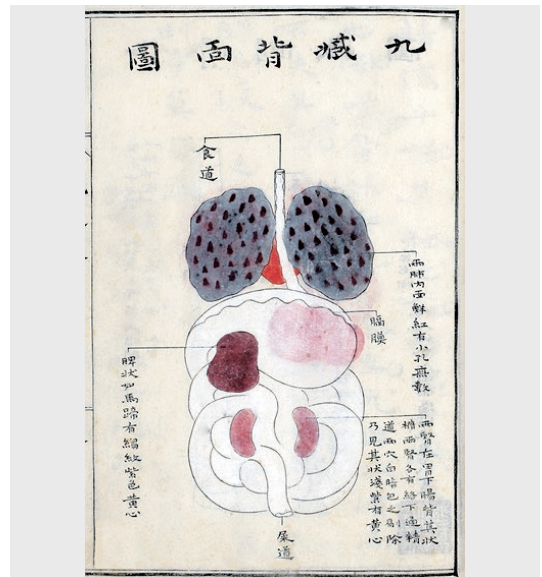


圖2 山脇東洋所著《藏志》內的「九臟背面圖」 取自《維基共享資源》：<https://reurl.cc/8DGXVj> (CC0)，檢索日期：2025年2月26日。

深深為西洋醫學所著迷，也是最早融通西洋解剖學與針灸學的先驅者。賀川與山脇都擅長以圖像解釋學說，受到師門薰陶的原南陽在《經穴彙解》書中也表現出強烈的視覺感。

原南陽後來發跡成為水戶藩的侍醫，前後長達三十餘年，主君在信賴之餘，特地將他的兒子重新拔擢為武士，復興祖先的家業，這是極其罕見的異典，一時傳為美談。他在診餘著述不輟，有《叢桂偶記》（1800）、《砦草》（1818）、《叢桂亭醫事小言》（1820）、《傷寒論夜話》（1846）等書行世。《經穴彙解》是他六十一歲完成的力作，這本書的主要價值在於對針灸經絡和穴位位置的考證。他有感於針灸諸家眾說紛紜，認為用當時流行的《十四經發揮》並非至善，主張應該以最古老的《甲乙經》（三世紀）作為討論的基準。總共徵引了二十八家中國、日本與朝鮮的典籍，進行考證，並且就經穴的正確位置提出自己的見解。該書被視為江戶後期的穴位學代表著作之一，是後世經常引用的醫書。¹ 以下將重點集中於圖像的呈現，闡釋其身體展演的特色。

擺脫經絡，循部考穴

現代人可能認為針灸書中附帶插圖是理所當然的，其實並非如此。江戶時期有許多有名的針灸典籍只用文字來呈現，例如前述丹波元簡的《揆穴集說》就完全沒有附圖。《經穴彙解》一書共有五十八頁具有繪圖，不管和中國或是日本的其他書籍相比，其質其量均屬上乘。² 僅憑此一優點，此書就值得在針灸學史佔有一席之地。

更值得重視的是此書的圖版設計。自從十六世紀針灸學在日本復興之後，滑壽的《十四經發揮》成為學術標準，行世的針灸繪圖也都是遵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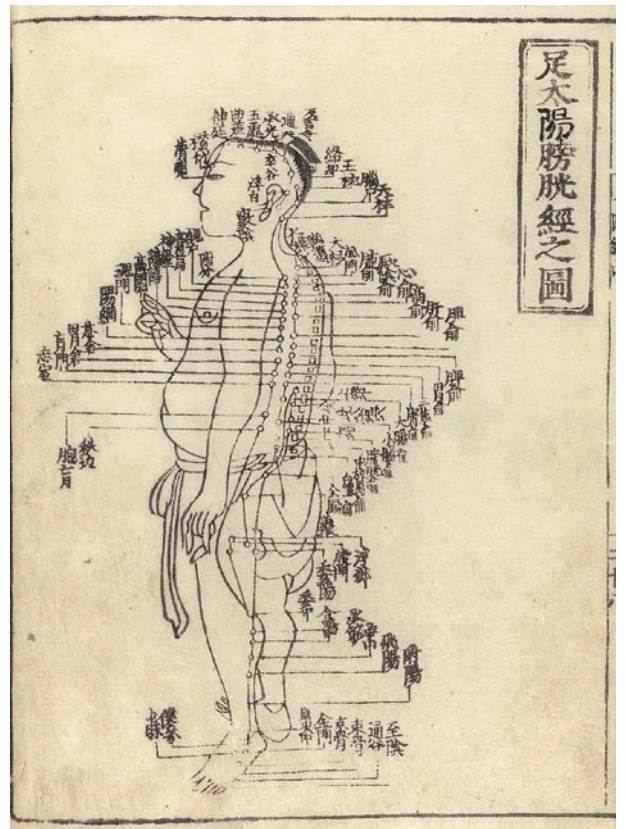


圖3 滑壽所著《十四經發揮》的經穴圖 取自《維基共享資源》：<https://reurl.cc/Dq9lWO>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5年2月26日。

此書的前例，穴道搭配經絡（圖3）。明末清初的中國有一本針灸書《循經考穴編》，其題名正反映了這樣的風氣。在〈凡例〉中，原南陽指出《十四經發揮》的組織方式有其缺點，當分屬不同經脈的穴道彼此相鄰時，很容易混淆，因此《經穴彙解》一大特色就是打破用經絡來編次的慣例，「據《甲乙》、《千金》，以分諸部」，依循身體部位而非經絡來考訂穴道，故此法可稱之為「循部考穴」。他尊古的價值觀，可能是受到祖師山脇東洋古方派的影響。

全書的結構充分顯示原南陽嘗試走出自己的路，按照從上而下、從軀幹到四肢的理則編排。卷一解說頭面、項頸的穴位；卷二為肩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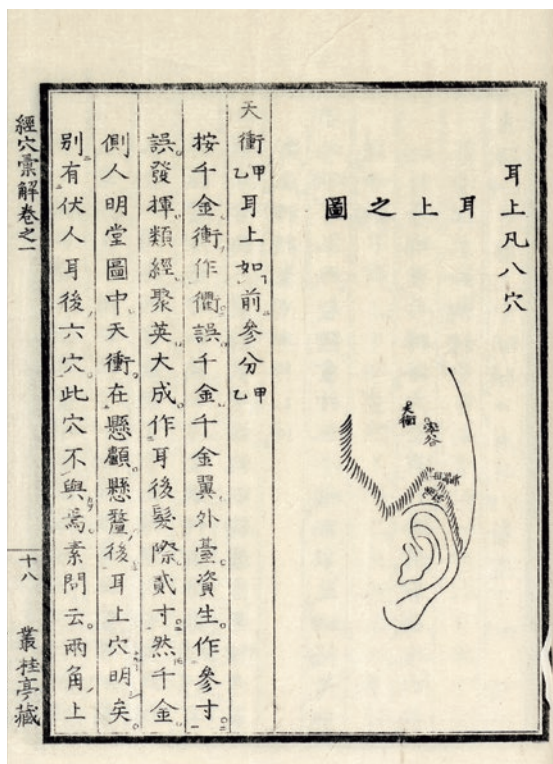


圖4 日 原昌克撰 耳上之圖 《經穴彙解》 日本嘉永七年叢桂亭重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0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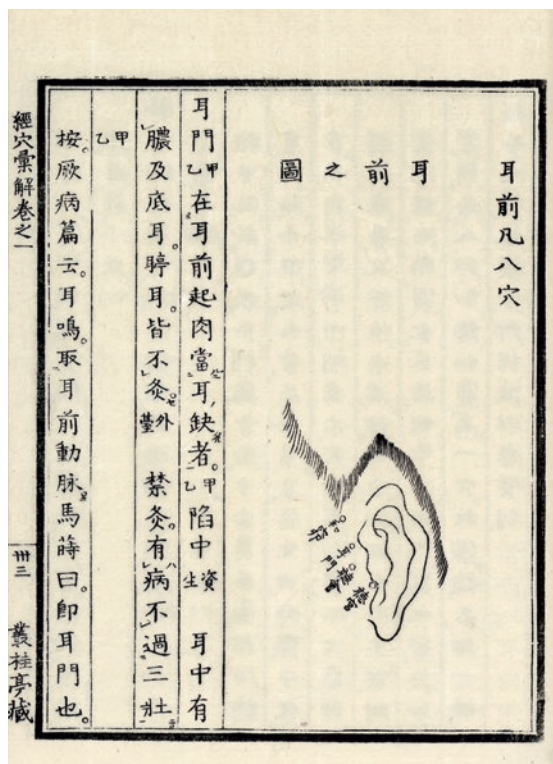


圖5 日 原昌克撰 耳前之圖 《經穴彙解》 日本嘉永七年叢桂亭重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0900

背腰；卷三為胸、腹及側脇；卷四、五為四肢。然而，他並未否定傳統的經絡理論，將與經絡相關的內容放在第六卷，焦點集中於這一條經脈的作用、搭配筋肉，以及個別穴位在此經絡路徑的角色。七、八兩卷，則是不屬於任何經絡的所謂「奇穴」。此外，對於辨識手續較為複雜的「四花穴」，也在第七卷另闢篇幅，圖解如何認明正確的位置。

在此之前，就有針灸圖說採用身體部位的理則來組織穴位，當時已在日本流通的《類經圖翼》同樣在十四經絡的圖說之前，列出「前面頸穴」、「胸腹」、「後頭項穴」、「背部」、「側頭肩項」、「側脇肋」、「陰手」、「陽手」、「陰足」、「陽足」等十幅總圖。³《經穴彙解》

的引書目錄中列出《類經》，可見原南陽對於張介賓的繪圖並非毫無所悉。但是，不管是從圖版的規劃或者是畫風來看，兩書都頗為不同。《類經圖翼》節約紙張，將胸部上段畫入頭頸的範圍之內，胸腹也整併為一張圖版；《經穴彙解》不但均個別分開，而且腰背、側脇都給予兩頁的篇幅。不僅於此，原南陽還創製更為細分的局部圖，例如耳朵，就分別給予耳上、耳後、耳前各一幅獨立的版面，用三維的概念來呈現穴位（圖4～6）。

相較兩書，可以看到《類經圖翼》依循明代的風氣，仍是將穴道畫在經絡的線條上，而《經穴彙解》的前五卷的插圖則擺脫了經絡的干擾，僅凸顯穴位與骨骼等其他身體地標的相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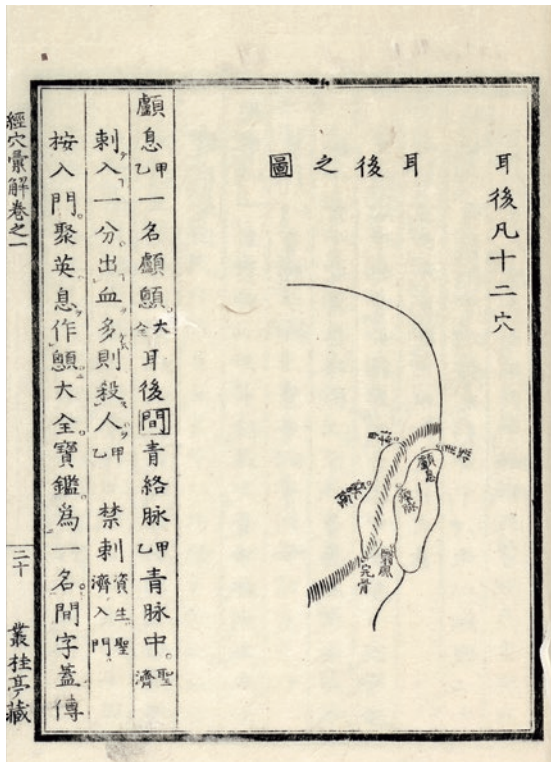


圖6 日 原昌克撰 耳後之圖 《經穴彙解》 日本嘉永七年叢桂亭重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0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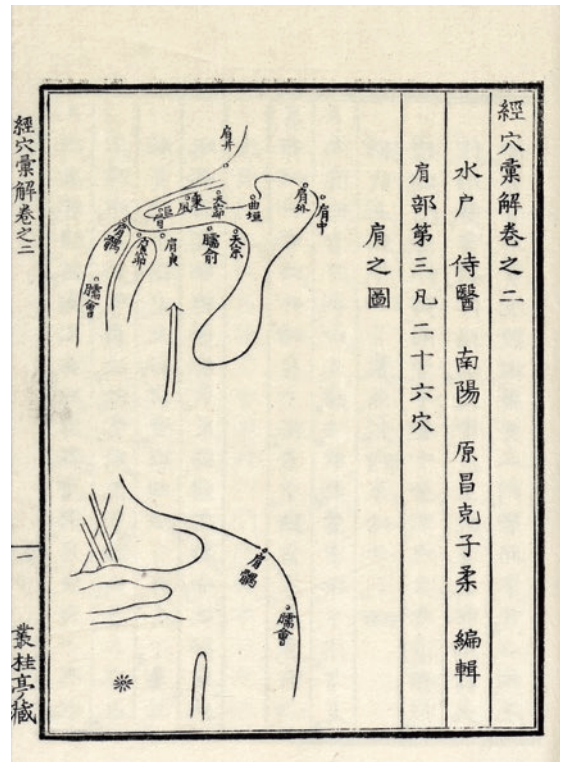


圖7 日 原昌克撰 肩之圖 《經穴彙解》 日本嘉永七年叢桂亭重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0901

位置，這個視覺特性是此書與當時針灸書圖示主流風格分道揚鑣的重要標誌。

遵循古典、骨度為宗

古人選擇了用體表可以觸摸得到的骨節來作為尋找穴位的地標，既明確而且穩定，這種方法稱為「骨度」。至於如何測量從骨節起算的長度，則各種古書的說法有所出入，例如《黃帝內經·靈樞》定前臂從腕到肘亦為十二寸，每個人依照自己的身長測量這一段的長度，除以十二，就得到專屬於個人的「寸」的長度。隋代醫家楊上善（585-670）說：「人之皮肉可肥瘦增減，骨節之度不可延縮，故欲定脈之長短，先言骨度也。」又說：「以此為定分，

立經脈知短，并取空穴。」可見骨度法在針灸學中的地位。

奇怪的是，骨節對於循經摸穴來說既然如此重要，歷代的針灸圖卻極少畫出骨頭。在這個問題上，《類經圖翼》又是獨樹一幟，畫出了脊椎、肋骨、上肢骨、以及下肢骨。可惜的是，張介賓似乎不曾看過真正的骨節，書中的前臂與小腿都誤繪為只有一根骨頭。《經穴彙解》則是所描繪的骨頭較為詳細而正確，手骨未明確呈現，小腿部分則畫出了脛骨、腓骨的末端。「肩之圖」更描繪了鎖骨與肩胛骨曲折的輪廓，藉以定位諸穴如何座落在骨節的凹陷之間。這種圖示法在傳統針灸書中是別開生面的（圖7）。

《經穴彙解》中最特別的骨圖，乃是卷二的



圖8 日 原昌克撰 腰髀圖·外面 《經穴彙解》 日本嘉永七年叢柱亭重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0901



圖9 日 原昌克撰 腰髀圖·側面、內面 《經穴彙解》 日本嘉永七年叢柱亭重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0901

「腰髀圖」。作者在其「外面」圖處說明：「腰髀圖，又名腰監骨，又名腰尻骨，八膠者，即其空，以朽骨圖之。」「側面、內面」圖處則解釋：「內拘則為臀尻，其窮處，即尾骶骨，《金鑑》曰：尾閭，一名骶端，一名撮骨，一名窮骨，在肛門後，其骨上端，俗名髀骨，又名尾樁」其目的在說明《素問·骨空》所提到體表八膠穴所對應的體內構造。畫中的骨骼多處繪有陰影及細緻的線條，乍看之下酷似轉繪自西洋的解剖書（圖8、9）。

自從最早西洋解剖書譯本《解體新書》刊行以後，江戶社會已經知道西洋有著與中國截然不同的人體圖表現方法。然而，「腰髀圖」呈現了三個面，多於《解體新書》的兩個面，

顯然並非臨摹自洋書。1810年接骨醫師各務文獻（1715-1819）繪製了精美且著色的《各骨眞形圖》，時代較此書更晚且形態細節並不相類，可以排除是臨摹其未刊草圖的可能性。由於原南陽曾經解剖過屍體，「腰髀圖」或有可能是本自他親眼目睹的實物。書中用這種極費工本的西洋畫風來解說上古醫書的穴名，在針灸史上實屬空前。即使是同出山脇師門、後半生熱心融合東西醫學的小石元俊，也未曾用如此逼真的方式來呈現中國式的「骨度」。

然而，儘管在書中展現了掌握西洋式畫法的能力，他並未嘗試把這種畫風應用到整本書中。這顯示他認為簡單的線條示意圖就足以找到足夠正確的穴位，提升精密度並非必要。

六格步驟，動畫先聲

《經穴彙解》圖示的另一重大特色是所謂「四花穴」的取穴圖說。「四花穴」位居背部，原本共有四穴，艾灸時四處同時著火，彷彿紅花，故有此名。此療法出自唐代崔知悌（七世紀）的《骨蒸病灸方》，主治癆瘵、氣喘、羸弱等疾病。後世增加二穴至六穴，仍稱「四花穴」。但因古書敘述簡略，後世醫家理解不一，導致諸書的描述有所齟齬，學者無所適從。有鑑於此，《經穴彙解》用了千字左右的篇幅考究中日典籍，檢證可靠的取穴法，前後分列三個步驟，每次取二穴。以第一次為例，其法是利用一條繩子拉直，先測量從腳跟到膝蓋後彎腿處大橫紋，取得個人身寸的長度後斬斷。然

後一端固定於鼻端，往後經過囟門倒懸到背部，在脊椎上取得一定位。然後，再另用一短繩，連接鼻端、兩嘴角做出「八」字型，分出兩段的距離，將頂端點貼上脊椎上的定位，平置短繩的兩段，其末端所在處就是第一次需灸的二穴（圖10～12）。

然而，有時一幅圖可勝過千言萬語。書中更進一步利用圖示來傳達上述三個步驟取穴的動態過程，其概念類似於現代的漫畫。據說崔知悌的原著本有附圖，但後來的傳本只留下文字，沒有圖說做為依據，才造成文字理解的分歧。而且崔氏原書是一幅的四穴位置圖、抑或是多幅的步驟分解圖，如今已無從得知。無論如何，習用圖說的日本醫家以多幅的組圖重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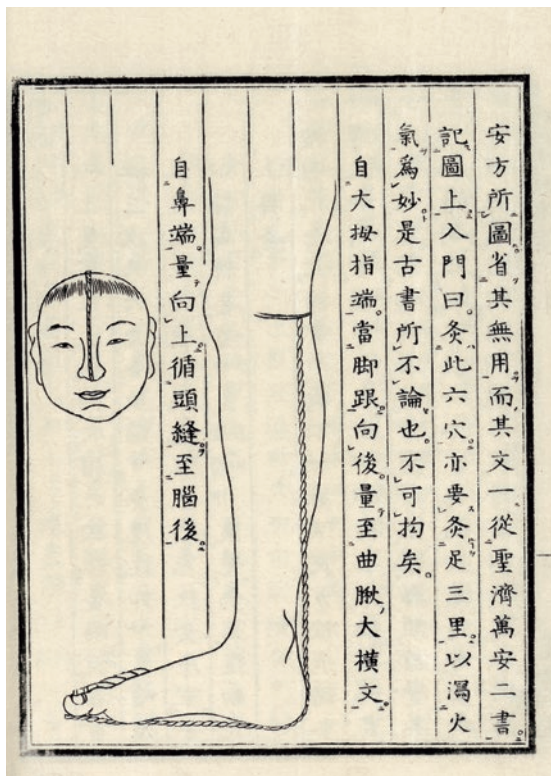


圖10 日 原昌克撰 取四花穴第一次第一圖 《經穴彙解》 日本嘉永七年叢桂亭重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0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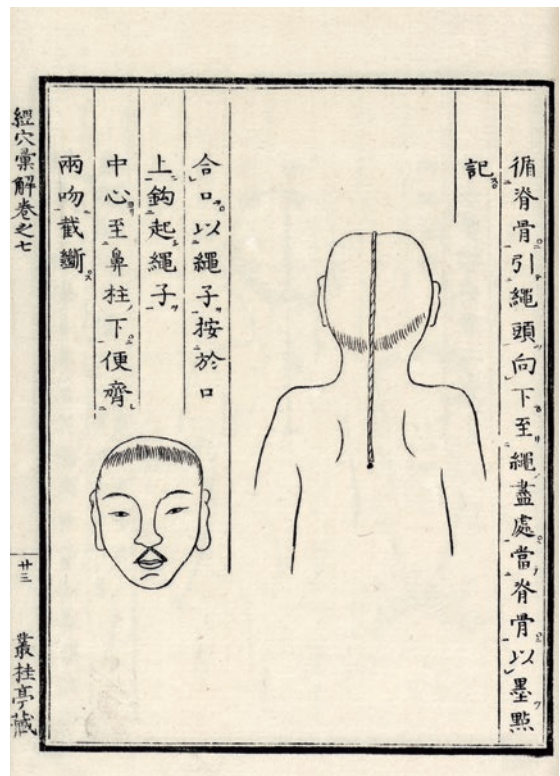


圖11 日 原昌克撰 取四花穴第一次第二圖 《經穴彙解》 日本嘉永七年叢桂亭重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0906



圖 12 日 原昌克撰 取四花穴第一次第三圖 《經穴彙解》 日本
嘉永七年叢柱亭重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0906

傳的繪圖，原南陽把自己比較、思索得到的解答，以具象化的方式來明確展現自己的考證成果。其實在江戶時期，不乏用多個畫格來說故事的出版物，例如著名的畫家葛飾北齋（1760-1849）就擅長以所謂漫畫的方式呈現人物的各種世態，但是相關作品大多以敘事為主，科技圖解較少出現。《經穴彙解》運用了這種生動的表現法，展現出動畫的效果，為中國針灸書所罕見，實值得特別介紹。

國立故宮博物院「觀海堂」藏書的日人著作醫籍中，不乏如《經穴彙解》般重要而有趣的作品，或許是因為適合搭配的主題較少，長久以來罕見獲選。這次因應「身體展演」展覽終於得以讓《經穴彙解》被更多讀者所認識，可以想見其中還有更多的寶藏，值得未來進一步發掘與推廣。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註釋：

1. 小曾戶洋、天野陽介，《鍼灸の歴史：悠久の東洋医術》（東京：大修館，2015），頁 231。
2. 《經穴彙解》的插圖數，隨著基準不同，有不同的計算方式。如劉世珣，《壽而康：院藏醫藥圖書文物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9），頁 31 指出有八十一幅圖；而日本學者石島弘，《水戸藩醫學史》（東京：ペリかん社，1996），頁 724 則將第六卷為止的經穴圖計算為四十二幅，加上第七卷的「四花灸」取穴圖，共四十九幅圖。本文為了擺脫一個頁面同時呈現兩種面向以及兩個頁面呈現單一主題的計算爭議，以揭載附圖的頁面來計數。
3. 所謂的「陰手」、「陽手」、「陰足」、「陽足」，乃是指手足內側（陰）與外側（陽），陽經循行外側，陰經走內側，在理論上有其重要性。



心契仙蹤

故宮文物中的呂洞賓

Tracing the Daoist
Immortal Lu Dongbin
in the NPM Collection

2025 2/4 ▶ 4/27

展廳 | S302
Gallery

人氣國寶 OUR BELOVED TREASURES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